



07143

子華子題辭

晉人程本撰按漢藝文志無

亦不類必後世能文之一

之程

集理

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決非先

奉古書原其所自祇因家語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

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造為此書以傳人之也晁氏以

為元豐以後舉子所為書之真贋不必深辨然其文辭

春容議論煥發時有可觀者固藝林之所必錄也

子華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

二十七序



國朝

齊王集理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七

雜家類 子華子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之子曰胥渠也也夫

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顧承其餘于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六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初剖割通三而為一誰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稜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大玄稜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不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行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也古曰迫生也人之常

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自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費乎嗜與肉者非

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以酒之謂也所貴乎粿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為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戴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二

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上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譎言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也也亦非熟也言也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言也也百穀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誠所

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往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徵通神明之府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也也舉龍也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衮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衆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道也號以決其慕蔽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

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困之上嶠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丁氏家相與穿井得一人矣有闕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問之丁氏對

曰白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古黃帝
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
是宋君召其人而

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高而方
人生輕

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
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
者也小子志之

郊子以達于禮聞于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郊子焉子
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
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
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繅置
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今郊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
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
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愕然而對曰由
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
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
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
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庚
散布
也

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者也夫孰知其所以起
大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焉形相

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知徐徐其尊于手
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

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生由天
也盛盈釜息以

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
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
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
以將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較何則精神之月弗包焉故也
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
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
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偽而
百家類纂 卷三七 五
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
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
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
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掇保其言而弗虧夫然後
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汚也而曰感不
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夫人君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為人
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者也
能有所不為矣

子華子遠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
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廢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賜其也

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岑寒子謂子
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
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曰一手以肅
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
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始於所井士始於所守主君之
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
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歲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
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君之亡臣不佞
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
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
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壑其敢忘生君之賜惟執事者
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
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六

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物之清如理亂

琴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一語一則以之懲
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
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豈明弗居則耗
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澹之未調讒讒兮
如將孩墮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
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

石碯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賸寤生

竟敢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諸納雍紂之夏乃紂

於朝莊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二子
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
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人曾安收人
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者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
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
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
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
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
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或議必
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
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
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平者心
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
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立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問焉晏子辭曰

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
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
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
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至和之魚也
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
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夫是

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嘗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太初之中氣也天地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因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竄發鎬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程子曰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予子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趙文子之志也好學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八

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實位是其無私德也子華子曰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江天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公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怒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許年今主君懋其勳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焉是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

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
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
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爾大諫大糾其邪
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
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滯昔者秦穆
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
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抗彗懷于斯時也晉國
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以不察也今主
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惟其後而逃之有處者挽
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
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到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九

其事主也齊戒祓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耻其
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也十
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隣已之能以人投人
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之能以人投人
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
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拆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
頽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於
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曩
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夫
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

人生無過而能放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身單

煩而以其耿耿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福
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
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
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
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
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
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
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匹境以口往彼矣待不周
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氏
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止則愚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

子華

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
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智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
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口以請人也窮而
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
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
夫有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
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
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
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
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

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此實難
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
以異矣鍾鼓柷圉日以耘考而和聲不問司空之刀鋸斷
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舍吻而爭進謔言
左右在廷之人主爲傲豪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
悞心也造爲謠譎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曷旒清晨位
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
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竊
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之行曰夫以君之
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劫之
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
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
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
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
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
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
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
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遑
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
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

尼天也其可造物而與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曰以不

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教則
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
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面轂圓者也將無乎
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
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
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
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
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
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
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

衍於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
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
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柁之可以大斲者
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嶇嶇之區抉剔之掎掖之剝削之
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
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
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遠天
而黷明遠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剝雖炎必撲蒼落
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
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

無其怪於今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夫
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
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
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
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
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
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
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觝而深排規
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
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
怒以充塞乎兩間備俱厄魔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

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
或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
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其矯枉
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
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於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
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日有昧焉
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
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愾焉而不自居惟曰
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暝有所
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

則不然器器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自惟
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
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
之在位也拔職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忤能如出於厥躬
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
主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
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閭市惟利是視儉人乘
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
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
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於上下神
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
以血食於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茂而蔑棄於理憑
人而勝天戡伎於中而之以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
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
時之幸虛惕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
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
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
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
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
不爲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
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曰於子韋子曰齊之公室懼早奈何子韋子曰夫人

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於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戟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筮著以為决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識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序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

則因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去

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况於營迹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之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遊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十六

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邪嘻君之及此言也亦其於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媵媵脂膏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文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

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乎子華子曰
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
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
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士民怨而從法蹠
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蓋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
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
言不聞聰明不開朝弗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
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闡之下無言謂之嗜上無聞
謂之壘壘嗜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

八卷之三十七

一七

升勺侖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
瑯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
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孛矣乎墨以爲明孤而
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
同忌前而排孤媿媿脂膏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
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尺以色物毛澤
而爲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王者然不論其蘆貞溫粹
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
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
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

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馮軾結轍而遺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開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一卮酒而齋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諫效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乎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大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牀戒於塗髹其尚儉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八

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瀟霑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以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行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也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而制於商賈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具無有不備此則古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

義夫堯舜之量哉此爾爾之打子而子答之所以曰次者

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
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遂如神刀之居輯五
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
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衿衣而鼓五絃之琴盡日月
於太常其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
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才之也
謂塗髹以自牀戒者此腐儒之所采而汙俗之所以相欺
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
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
也四海之賦受九咳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

取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王則改行旂旒冕
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
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國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
惟以陋於歛躬也而又滂其以施其族黨上豐其宗桃
曰吾以是爲儉也不豈類之人哉
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又吾子

子華子曰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

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貝利自矣

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矣夫何以

言之矣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爲温也必隨以挈歛之

氣而為春孰為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中庭之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中之皇及小一如蓋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音石矣必墜於音重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墮則不生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

其心奉之而不取失者其中之謂與音子居也

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其所以為中也危國喪才而不早悟也惟其測然而以中但之恒之而不早悟也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二十

一萃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當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庭愒愒而有斤遺者也故

山於一支為力山以三連山以三以之而

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音之所載曰出拓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

平故也恢濶濛濶而無不容一與二與三音才知其彼

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為能音為能

載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

開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米
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墮則一氣一平
薄氣發暗怖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一氣一平
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所以王古者亦樂其所
不足以盡獸嗜其所則矣夫王者
有嗜乎素世也其所天則故其禍福亦不居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痺者隆之因虧者成
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
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陰暉以無形故無有成虧
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華雖柔擴之
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
同於一畫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為數一
百有六十天地之十不過乎此也

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為之長羽
離宮火鳥為之十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為之長介
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
宙之間人為之長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六十二
所朝夕也氣息之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一手足之所
運動而指按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相應也

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為樂也而隱
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擗而絃而急
彈所以為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生憂攻也然
則憂樂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藉蒼五色東
西質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行也流其
一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滄滄漭漭之所以為宗也偏覆滄天之所
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
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
人也人之心莫痛乎慈莫便乎怒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
百中類纂 卷之五 十一
不怒故也凌波而先濟既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怒故也此
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人道矣此心
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遣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
字者此茲為慈如是為怒非此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
道以御人詳者謂在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和也
相然也和之事由是以相運也納之納思由是以相屬
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與別
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由油之以登也
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

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
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而施之

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而生一之

所綱萬有以成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

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物不度

府蓋於無眡網淪於無用何異稟受而不谷壽酌應堂

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

這玄在焉仰而望之玄叅乎其前也握足窘行去而遣之

云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

百家類纂 二卷之三十七

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慕

急於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祈獵

束而無當人之撲慙以取禍者肝使之然也金宿於肺磴

訶而不屈聳而不能仰也其神濶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

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而不發

人之媵而片青以取禍者腎使之也上宿於脾磅礴而不

盡其滌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之耳又瀝

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之達也金

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

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和

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計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於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世夫是之謂善元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之所注者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世之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楊馬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下下無爲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續拱孫狄逝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馬而顧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其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易苦跡也而醜革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此道者庶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備而端慤壯長伉以有之六事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又且徑

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

不見其背也。惟播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於有說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
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者衆之有也，以待之謂
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
乎環中，和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
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
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
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二以爲三，三以成
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三而三在九，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
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
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
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澗而
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澗而
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灑注如環，無端莫知其
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使其形之所澤鬱，勃勃而
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
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務不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
攻之而不已，則氣必剝剝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
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昏而死矣。
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

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湫湫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濶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

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狂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損於絪縕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象牢之萎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眀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嗷囿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

之族者篋囊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京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不德凡禎祥端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遠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未也顛蹶皇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與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

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本以為社稷臣動色
士庶革聽以至作為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禾績書而以
誇諸其臣民食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劫數於上
世其所謂養牢之養也剛澆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
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
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
者矣

子華子居於之塞北宮意公冲承侍細言而及於醫子華
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彌藏之伏
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
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

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
也又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
察於二尺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
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王惟是世俗之醫
所不能為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為
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為愈也敢問人之精神也
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
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
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
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

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土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入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異其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謹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

志之所造謂之思想而有所顧慕謂之慮也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妄廢常六腑化殺津液布蕩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紊以其運故也是以精止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阻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間也觸類以滂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講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間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知

幾前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

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暈通其神爲靈
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
懸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
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
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
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釜其神
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
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
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
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煖之土以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斂
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

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
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
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
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治
也不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
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
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童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
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死生之養也死物不備也夫是之
謂和喜怒哀思不能泯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
之謂太和之固太和之固无待於意而爲醫太和之俗无

之謂太和之固太和之固无待於意而爲醫太和之俗无

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植植吐故納新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誡之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四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順蹢躅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撲以有立職植植而弗鄙無夭是以難老末臣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子兄喪其弟長短頓悟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緜負負禿狂偃萬恬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痾夏霜冬雷繆蓋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自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

非批圖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為之於所當為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予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不可四如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造匠惡於不信六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亦道舍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孺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决裂其腎腸麋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其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味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挹暹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之從而隨之以其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猥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授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知速以償我矣我昔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償我之緇緇也不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愾心也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

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口堙譯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六種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寔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栝懷抱其一槩之操汎泯默而顧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已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雲鷄暗於埒而失其所以為日晷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颺吟而鼯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上脉膏以發其植物也見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灌溉其類草之芘足以供斧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蘼草之苦從風以揚壘耕溪次為力也伏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終上斤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入三容也而寄食於海瀕下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將也其德相上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

有青丘先生而子留子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且聞

而曰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
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禹禹如也吾
聞之太上遺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
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死爾以吾骨爰而泆
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我之志也已有所有一矣而
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
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原之間而亦
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生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生
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一夜吾
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乎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謹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曰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鄔脩
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
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一叔得
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于魯公一
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
以吾之宗君始有蒲堂以朝作程典令其顯一書在故
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一馬司
馬之后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拊一于汾消之間十有一
而固并於温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昔遠其群而吾一
君厥有大造於趙樂於瓜苗之有銜我是以庇其一而食

也今主名之為人強毅而法能忍諱而無懼城拔而小同
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子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
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多
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竈窳之事吾之所以后其心人者
儉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之之所脩
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吾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
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子華子卷

終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三

按劉子五卷五十五篇北齊書以為劉昼字孔以撰袁
孝政序謂劉晝傷已不遇遭天下凌辱播遷江表
此書玉璣麟玉海載北史晝著金箱壁言高才不
賦與書中語意頗合似為斯人所作也
為劉勰然觀勰所著文心雕龍辭旨儲麗且又卷數不
同非也此書泛論治國脩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無甚
高論然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弯弧以向一鳴鳥
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宋史嘗
謂三復其言為之出涕

劉子新論題辭畢

雜家類 劉子新論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詔
 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故恬懌養
 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靜則形全
 矣夫一哀一樂猶能奪正性况萬物之衆而推以生心
 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
 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
 使候也嗜欲連綿于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于荒淫之波
 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寡矣是以聖人清目
 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貞身而忘
 死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廿六

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
 之也人之性貞所以和者慾眩之也將收情慾先閉五關
 目變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耳
 滋味命曰燻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靡之機此五者所
 以養生亦所以傷生故明者剗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
 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骨生哀
 樂之感不以亂神處于至足之泉立了無害之岸此合
 之道也

棋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膏強飯而蒙飽者不以

爲德

不以為辱何者挾利以為已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鵞

怨鎮鉞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

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為名尸不為謀

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舍色磨肌石以抱玉碎

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于山林寄情于物

外非有以于人也然而自詒伊患方未能隱其形也若吏

翠斂翻于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

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

絕石充體於玄圃之崑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七

梓櫟生於積石頴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分莖輪菌礫碗

麒麟風其下鶴鷺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

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其質故

致全性七路側之榆樵人采其條七者伐其柯餘有下君

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讐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

周鷄斷尾獲免犧牲之王欲殺雉鷄祭廟其鷄知毛色

狙見巧終必招害楚王使由基由此言之則出處之里亦

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

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七

不亦全乎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

其與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
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
故吳幹質勁非管羽而不美越劔性利非汗礪而不
性優惠非積學而不成仲尼臨没手不釋卷仲舒垂卒
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銜其股以
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
屬未屬之際間以奕道則不知也若奕道之深情有楚暗
笙猶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推有鳴鴻過者彎
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間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難
意有暴味鴻亂之也故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三

驚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斲之微而聽察聰
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
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五時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勲德應時之變故黃
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也舜曰蕭韶
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
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愉心滿耳聽共鏗鏘而已將順天
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
顓頊九歌之分奏之園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

聖附於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翽上能

天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順之音雅樂之情盛世之聲也
明王既氓風俗倭遲雅樂殘廢溺音競興故太甲作破斧
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
淫故有溱渭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
歌各詠其所好言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
感也故延年造傾城之詞漢武思靡嫒之色雍門作松栢
之聲齊潛願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譟於易水之
上聞者時曰髮直穿冠趙王遷於君以心懷故鄉作山水
之謳曰山有水兮木有枝聽者嗚咽泣涕沍漣此皆淫泆
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齷情德音之樂也故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三九

應之順氣成象而齷樂興焉君子慎其所以感者

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

者禍之府今使孟詭糾引牛之尾尾斷臄裂不行十步

若環系之係以貫其鼻靡以尋絢髮童子騎而策之風

干廣澤恣情所趨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

非勇於孟詭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於順也司

馬崩瞶天下之攻劍者也令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刎其指

而不能以陷腐木况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雖則凡

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指

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乎后稷善播植不能禾稼冬生逆

天時也禹善治水鑿穴川不能回水而流逆地勢也人雖

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順理處情軌思後可以立名反道爲務雖賢皆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箕缺耕於垌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神農之六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蓋彫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綦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故建國者必務田蠶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四十

之寶葉美麗之華以穀帛爲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爲和璞沙石皆變爲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不可以充饑也雖有奪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哉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

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确無威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刻爲元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獮未祭魚不施網習射未祭獸不脩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罝羅霜露未沍不

性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况生人而不之愛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非記羣臣皆衣絺羊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靈王好鷄鶩國人咸冠義冠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鬪哇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姦詐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趙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四一

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饑飽規矩疾徐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爲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得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趨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穴燃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姦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

言以釋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黃軒四面非有八目黃帝使諸

四而聖今之方伯也變之一足必有獨用也前數一足尚
乎子曰誰大律和八周人王璞其實死鼠楚之鳳皇乃是
音惟一人則足矣

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稱昔有賢人隱於愚谷者自號曰

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齊有黃公二女皆因色常遊肆以爲

取之異魯人逢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

足本非真實玉璞鳳皇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

谷黃公樸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聖真翻轉名實美惡無

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實虛傳說者即是定

真開野丈人謂之田父河上媼女謂之婦人堯漿木樹禹

糧赤土中黍赤之土禹治龍肝牛膝謂之爲肉掘井得人

言自土而出三豕渡河云瓌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

百家類纂 八卷之三十一 四二

玄狐狨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爲一蜚蜚臣虛其實一獸因

其詞煩分而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也有志於

正名者可不慎諸

昔罪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偶之禍然盈大者不必盡

吉終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

也今野人畫見螭于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

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螭者未必有喜憂雀者未必蟬冠而

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

頽淵不舍里名勝母曾于還軻亭名栢人漢高夜遁何者

以其名害義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

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之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後子

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公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釋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死至於殪立名不善而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鼈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驟也知己未顧亦與儻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孔方諲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此足之勢固已見矣萍燭之實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與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未日眉睽之微而形於色音

聲之妙而動於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後識哉甚矣知人之君未易遇也後生吏門抱關之吏一知於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虜蒙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爲君者授命猶警者之思視覽者之目行而目終不得開足終不得伸悲夫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爲宅非一賢之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陸陸之風周保十

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起車折節于才處魏秦人備與
宮奇未亡獻公不侵于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
政致治折衝馱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壁墜影荆山
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
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強而
不肯至者蠹材於幽岫毀迹於紫華者蓋人不能自薦未
有爲之舉也故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絲不
引董生汲黯將爲妬賢虞丘不薦士效樊姬貶爲不食獻
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
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故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

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
金之諾不揚未離於虜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於
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噓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
已三日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仁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
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
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駑駘今成
駿駛也人莫之賞求有爲之顧盼者也夫樟木盤根鉤枝
癭節蠹皮輪菌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爲殿堂塗
以丹漆畫爲黼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
也而昔感今貴者良工爲之容也荆谿之珠夜光之璧薦
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絨之二金騰若開以於人則莫不

相形以愕拔劍而怒何者為無因而至也然則人之居世
未有為之聲譽先之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其可緝

霜鴈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以奮凌霄
之遊螭鼠附於虫蛰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

凌霄之操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
成其事奚况於人而無託附以成其名乎故搏牛之童飛

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
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驪則一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托

蹇也由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
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然則君子易先先其所附而已

命有否泰運有屈伸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吁響
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

穴之時聲非卒喙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
乘風蹈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眊遠者其勢通也

買臣忍饑而行訶王章苦寒而坐三蘇秦握錐而憶適班
超執筆而慷慨當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顰黑神情沮怛引

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
籠圈非無千里之馭馮仇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奇非

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啼博哉及其勢伸
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或今縱於六國之內

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斯時也容彩先煥神氣開發言成
金工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鷗之汎長波

清若春舟之揚大壺何異順風而縱整亞峯而長驪入猶
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
壅之與通也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
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昔韓昭侯醉臥而寒
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已也以越職之故
而加誅焉衛之驟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
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乎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
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鳴墮
腐鼠非虞氏之慢鉞水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
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祁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

遇也齊之華士樓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于木遁代幽
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于木之德非有
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
僅過士田于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扣門遇明主而貴賤
懸隔者遇不遇也蒞姜遇衛羨而無寵宿瘤適齊醜而蒙
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
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懼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矣
荆岫之王必含織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於千里
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定國之臣亦
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

昔聖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圍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圍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掙者使之蹋錘強後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

楚之市儉天下之大盜而能弔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直之較辯不至恐懼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殫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四

為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一宋其為大盜豈可棄耶故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故宋重趺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處以贊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為領平焉

為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其重輕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突六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量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奔峰

不能化螻蝻而能螻蝻赴鷄不能伏蝓卵鷄能伏之藿
與螻蝻俱蟲也魯鷄與越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
伏者藿大越小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
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
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亮
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
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
乘之累折之之變也

韓昭侯與棠礪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
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

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尹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八

劉子

貴丹人片詭季路抱五慎之誠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
之軒轅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

昔人興讒言於青蠅譬利口於刀劍者以其黠素成繃刃
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焉之凶味鉞距者羽類畏之
獸之方喙鈎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哆脣鋸齒者鱗族畏之
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

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亮
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隄必因其隙劍之
毀折皆由於學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及千室
怨之始也微於墮學及其為害大於墻劍禍之所傷甚于
室邑將形其萌急於水火

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言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
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故漢祖免
貫高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
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廊之矜得以深怨而不為讐
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美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閔鷄亡十
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蕘細怨妄樹禍端以自食戲笑
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代之闇者

小害

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八自生之福是來也人
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
極而升日中則吳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

百家類纂

卷三十一

四九

列子

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情也昔仲尼矧歌
噐而革容釜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也
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之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太
山之安改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六公戰勝而色憂非憎
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
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饑而樂勞
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曳也
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
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士有忠義之性懷真直之操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
憾死不可以威脅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

間之劫也擬之自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釣以曲戟而其志不迴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

饑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太豐則恩情生寡乏則仁惠廢也

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噐者使緩而能喘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僂促故能劍噐兼善而性氣淳融也昔徐偃王輒而國滅齊簡公憐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鄭莊公儼而自禍此性偏急之失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絲絃以自急彼各能以一物所

百家類纂

卷之卅七

五十

劉子

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融剛柔均人事融也

飛鷹甘煙走貊美鐵鴉日嗜地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

顏頰王理矜視可笑泉目之悅也軒皇愛萋母之媿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賡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雁鴨膾熊臠口之所嗜文王嗜萑蒲之菹不易

龍肝之味陽春白雪激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

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

之和鬱金玄儺春蘭秋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是之夫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猶當蕙美

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兇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遮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難而不惟衆冰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以一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餓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驪謬注流軍士通醉温乱一灑師人挾締苟得衆心則人競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

壑孰能當之矣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劉子

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不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奮善射不能運不利之鉞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貅戾獸黃帝教之戰鷹鷂鷲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生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教修戎器為國豫備也

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馳騫馬

均矣。所以爲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爲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讐而挿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弋謀不斯須一讐得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鬲錡之充墻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古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嗚曰力貴矣智貴乎此之謂矣。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畧於遠。由心不並持則量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項羽不學一藝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五十一

韓信不營一餐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

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瓜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爰一僮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和。邯鄲子膠鬲亡一枕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夫鈞者雖有籠竿織綸芒鈞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鬻管爭多。戈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且之巧不能與尉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樵被椽樟之植百尺而時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斃之而體大節目踈乎。是以達者之懷則况濛而無涯。福人之情必刻竅而煩細。自

上觀之邊舍之跡克隘之量斷可識矣。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尚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韜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買章甫者不造閩越街赤舄者不入跣狹知俗亦宜也故救蹇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椽莽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非椽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庖丁解牛選俗所傾采泮屠龍無所用功荀况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狹言夏禹入鞞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晉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

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爲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此以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改也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爲害害之爲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瘕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爲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則細害至巨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怡性必爲後患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寢疾填

曾而不改，鉞螿尾螿跼而不敢斫，非愛疾而好毒以鉞斫之患疾螿也。醜汜盈庖，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正死銷金在鑪，盜者弗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虎尻在前，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則手不暇拾，懸穀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_終而害急也。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異鵠以見利而忘身，且惕於莊周，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聞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_至，不至忘患而患，久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義，亦以明矣。

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

百家類纂 八卷之五十七

五十四

出_九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是以君子祥至不深，音逾敬慎，儼試其身，祇見不為感，逾脩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小利大利之聲，小吝大禍之津，苟令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遠小吝則夫禍必至。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麋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臬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規禍福之機，鑿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曰：多藏必厚，忘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

不離其羣者。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于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

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於信耳而曠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捨口笑于游場。裘而喧。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况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

衝鷗之激。則折小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王父不為親友所薦。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儻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曄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五五

魏之心。心越激而脩文。周威之師。班超憤而弔武。終建西域之績。數員皆因困而志。緣阨而顯。以平原五。遠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涉之途也。從問。驚馬之步也。騰清。登危。九顧之足也。以險而涉。然後為貴。以難而。所以為賢。古之烈士。死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入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忠孝者。自行之實。與忠孝不侔。雖有他善。其端玉。質盈。匣不可琢。為圭。璋。剉絲。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也。

新論

